



崆峒山四条屏



经纬织梦，平凉纸织画的传承之路

□本报记者 柳娜

崆峒古镇，四月的阳光温热明媚，穿过窗棂，落进平凉纸织画社。两位匠人对坐于工案前，各自进行着一道道繁复的工序，这里是流传千年的纸织画现场。

她们先将宣纸画以特制刀具裁成仅1.2毫米宽的竖条，作为经线，固定于织架。再取同等宽度的素白纸条为纬线，指尖捏着竹签，一提一压，往复交织。随着手势起落，画中原本清晰的山水轮廓渐渐晕染开来，生出一种独特的朦胧。近看，是经纬分明的纸格；稍退几步，却见烟岚隐约、山水浮现。

“以纸织画，以编织墨”，平凉纸织画技艺里藏着崆峒山道源文化“虚实相生”的哲思。匠人以裁切打破画面之“实”，借素白纬线介入“虚”，在经纬交错间，营造出“似真非真、似画非画”的意境。物象在隐约中显现，又在显现中蕴藉，恰合道家所说“有无相生”“大象无形”。纸与画，虚与实，在指间达成了另一种圆满。这门自丝路文明交融中诞生的技艺，历经时光浸润，早已织入了崆峒道源美的印迹，在留白处得见天地，在隐约中通透明澈。

丝路古驿孕育的朦胧美学

平凉纸织画的历史源流，深深植根于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文明交汇与道源文化的深厚滋养之中。作为东西方商贸与文化交流的重要驿站，平凉迎来了远方的驼队与商品，也成为技艺与美学观念碰撞、融合的沃土。与此同时，作为道教重要发源地，崆峒山所孕育的道源文化，其崇尚自然、虚实相生的哲学观，也为本土艺术提供了独特的美学灵感和精神内核。

据甘肃省文化博览局等资料记载：“泾河沿岸的柳湖一带，就是当时纸织画的发源地。”这里的“柳湖一带”，并非特指后世成形的具体湖泊，而是一个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文化地理概念。它泛指平凉古城周边、由泾河滋养的这片丰饶土地。这里不仅盛产造纸所需的楮皮等原料，使得优质宣纸得以本地生产，其深厚的书画传统与道家文化影响下的隐逸、超然气息也在此地蔚然成风。文人墨客的雅集与民间匠人的巧思，在这片兼具开放商贸活力与内在哲学沉思的土地上相互激荡。

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与文化氛围中，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形式悄然孕育。匠人们从当地熟悉的竹编、麻编技艺中获得灵感，开创性地将已完成的书画作品，用特制刀具裁切成细若毫发的竖条作为经线，再以素白宣纸条为纬线，通过手工编织使其重生。这一“化整为零，再织为画”的工艺，使画面产生了天然的朦胧韵味，从而超越了原画的平面表达，开创出“似真非真，似画非画”的独特美学境界。

这门技艺在明代达到了它的黄金时代。据地方志记载，当时驻跸平凉的韩王在风景秀丽的柳湖之畔开辟了别苑，并在此设立专为王府服务的纸织画作坊。作坊内，从江南聘请的画师负责起稿设色，笔下是烟雨朦胧的山水意境；而平凉本地的老匠人则执刀运梭，将画稿裁作万千细条，再以素白纬线织就。完成的作品，被精心施以装饰，画面以绫锦裱边，两端配以檀木轴头，随后装入特制的朱漆礼盒，由专人护送，沿着漫长的驿道一路东行，最终抵达京城。当它们被呈于宫廷，展开于殿阁之中时，其朦胧幽远的韵味，在

色彩富丽的宫廷艺术世界里，独树一帜、含蓄深远，备受皇室与文人的青睐。正因如此，平凉纸织画得以与当时名满天下的杭州丝织画、苏州刺绣、四川竹帘画齐名，被世人尊称为“四大家织”。

其艺术魅力，在后来清代诗人陈肇仁的笔下得到了最贴切的表达：“是真非真画非画，经纬既见分纵横。我闻桃源场中客，妙技别出关徐荆。云蓝花笺三十尺，画笔一扫神英英。并力剪作万万缕，纬纵素纸痕分明。烟云须出素手，笔墨化尽恒畦町。”

清末民初以降，时局动荡，战乱频仍，这项曾与杭州丝织画、苏州刺绣、四川竹帘画并称“四大家织”的宫廷技艺，在平凉一度销声匿迹，仅存于

零星的诗词记载与老艺人的模糊记忆之中。

绝处逢生的匠心传承

转机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甘肃工艺美术师王天波依据家藏的明代纸织画作品与残存史料，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挖掘与复原工作。经过数年探索，他成功地让古老的技艺重现天日，更在1984年实现了关键性突破，设计创制了专用的纸织画编织机（获国家专利），并总结出“中国纸织画三砚斋编织法”，将这门艺术从完全依赖手工的繁重劳作中解放出来，迈入了半机械化生产的新阶段，极大地提升

了制作的效率与精度。这一创新，被誉为此项艺术“绝处逢生”的重大转折。

1988年1月，平凉纸织画在甘肃省博物馆首次公开展出，便引起了轰动。这场展览让沉寂已久的艺术瑰宝重新进入公众视野，获得了广泛关注。1991年，王天波携带作品随“中国敦煌古代科技展览”赴台湾展出，当地媒体以《大陆艺术大师赴台表演绝技》为题进行报道，带去的200幅作品被抢购一空。

复兴之路在九十年代迈出了关键一步。王天波的弟子柳武武将这门深藏坊间的艺术，系统地带入现代市场。

1999年，他创立平凉市正道文化艺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并成立平凉纸织画社，开启了这门古老技艺立足改革、面向市场的企业化与品牌化之路。画社从最初仅3人、年产值不足十万元、在困境中艰难起步，通过转换经营机制、革新管理模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织机增至24台，人员扩至36人，年产值跃升至百万元以上，年生产能力达万幅。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画社不断探索革新，作品规格从小幅扩展至三尺、四尺、六尺整张及扇面等多种形制；画稿面向全国优选，题材涵盖山水、花鸟、人物等各品类；新增绢编工艺；装裱升级为绢绫材料；包装设计更臻精美。这一系列举措，使平凉纸织画以其“清香异彩”的独特风格，成为地方文化产业的拳头产品和高端文化礼品，被中央电视台等多家权威媒体重点报道，誉其为“艺苑奇葩”。

经纬交织的未来图景

柳武武带领画社积极参与各类文化交流与市场竞争。2003年，平凉纸织画在北京参展，从全国3000多件展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中国文物学会颁发的金奖。2008年，作品入选北京奥运会民族民间艺术精品展，并被正式列入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获得了官方的高度认可与保护。2014年，企业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并于2024年成功通过复核，成为甘肃省文化产业的标杆之一。柳武武本人也先后被评为甘肃省工艺美术大师、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平凉纸织画的生命力，源于守正与创新，这好比纸织画的经线和纬线。柳武武说，“让传统技艺焕发新生，不能仅停留在技艺层面，更需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生态。未来将着力推动纸织画与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把崆峒道源文化、皇甫谧针灸文化、西王母神话等独特的地域文化符号，有机融入创作主题与产品设计，丰富其精神内涵与文化价值。在品牌建设与市场开拓上，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坚守线下精品路线，在博物馆展览、文博等专业平台持续亮相，巩固其高雅艺术定位；另一方面积极拥抱新渠道，通过线上平台、网络直播、文创开发等方式贴近大众，尤其要吸引年轻群体的关注与喜爱。

“传承的核心在于人。”柳武武说，将进一步完善“师带徒”机制，系统化培养从绘画、裁切、编织到装裱的全链条后备人才，让古老技艺“活”在当下。其根本目标，是让纸织画能成长为一个有市场竞争力、能创造就业、有发展前景的特色文化产业，让保护、传承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这缕穿越时空的朦胧之美，将继续编织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经纬。



天波竹四条屏



四季花鸟四条屏